

SCHWARZ BUCH KAPITALISMUS



资
本
主
义
研
究
丛
书

资本主义 黑皮书

——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 **上**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德] 罗伯特·库尔茨 著

000
D31
007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资本主义黑皮书

——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
上册

[德]罗伯特·库尔茨 著

钱敏汝 张崇智 李文红 译

王钟欣 赵倩 姚燕 缪雨露

钱敏汝 张崇智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P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五日

S1AB88 / 0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黑皮书(上、下):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德]罗伯特·库尔茨著;钱敏汝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7.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7-80149-856-9

I. 资… II. ①罗… ②钱… III. 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研究 IV. F03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885 号

Schwarzbuch Kapitalismus

© Eichborn Verlag AG, 1999

本书根据德国艾·希博恩出版社 1999 年版译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出版者的话

资本主义自15世纪初萌发以来，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学术界一般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萌生并最终取代封建主义的阶段，时间跨度约为300年，即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时间跨度约为150年，即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这个阶段中，随着资本的扩张和产业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统治地位。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即是以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给后人留下了经典的理论分析、批判和阐释。第三个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间跨度约为50年，即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传统上认为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富有权威性，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第四个阶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国家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新阶段。此外，有人还认为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垄断后的阶段，但此说在学术界见智见仁，争议颇多，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上的深化。

2 资本主义黑皮书

不言而喻，作为当今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最为关注的当是同世人关系最为密切和最为直接的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为世人所瞩目。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出现了某些母可否认的新现象和新变革。早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就以“资本主义改变了吗？”为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就国际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而言，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四大派。

一种观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重大变化在于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推动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的质的飞跃。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依然错综复杂。

另一种观点则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几种新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① 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改变；② 体现阶级调和的某种准政治的雇佣结构；③ 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的日益强化的需要。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合理性的危机代替了经济危机”。官僚化的过程正深入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一切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各种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权力的行使更具专业化。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变化在于企业正在迅速发展成一种以美国传统为基础的新式制度，它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从而形成“新资本主义”。而“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民主与自由企业制度的结

合。

第四种观点主要是被称为“未来学家”的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发明导致“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但今天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自由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面临崩溃，其基本原则正在消失。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因素——财产、某些形式的自由、家庭、代议制民主和自由契约制度正趋于解体。一个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或“第三次浪潮”、“科学社会”已经来临。

不言而喻，上述观点的划分是十分粗略的，每一派观点中由于视角和重点不同，存在着很多差别。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在战后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但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衡量这样的变化，是否存在从量到质的飞跃，则由于立场、方法、视角，以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分歧和差异，这是毫不奇怪的。应该说，现代资本主义作为我们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对它的研究完全是开放的。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被看做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制度，是“恶”的代名词，其一切都应该否定。所以，谈不上对它作认真的研究，往往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章摘句，削足适履，把极大变化了的现实硬塞进现成的框框里。这种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实则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归根结蒂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坚持的基本路线，它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有

4 资本主义黑皮书

用的经验。同时，在当代世界中，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范围之内。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质的差异，但今日所有的国家都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运动。要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需要每个参加者都要像资本家那样对待这个市场中的其他参加者，参与合作和竞争。这样的客观需要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以期收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效。

有位意大利的左派学者在总结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时，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并不了解它。这一方面说明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教条主义危害之烈，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现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和运动过程，有其固有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就必须充分掌握资料，兼听各种不同意见和观点，加以分析、探讨和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和科学分析。发扬真正的学术民主，倡导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乃是保障学术发展和繁荣的基本条件。本着上述精神，为了适应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资本主义研究丛书》。这方面的有关著作，无论中外，只要论证有据，资料确凿，言之成理，即使是一家之说，均在本丛书收入之列，以期为我国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比较完整的参照，来深入了解和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面貌及其未来走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译者序言

20 世纪末，正当资本主义的缤纷色彩跨越了世界地图上越来越多的疆域的时候，德国的现代化和危机理论研究者罗伯特·库尔茨以《资本主义黑皮书——市场经济的终曲》这一著述提供了一个高倍数显微镜，让我们看到深嵌在五颜六色之中的霉点和黑斑。在罗伯特·库尔茨的笔下，这些霉点和黑斑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残酷发迹的血腥阴影的残余，而且也是其不可治愈的隐患的活性病源。

在历经两年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在文学、哲学、经济学、人类学、建筑学、（社会）生物学、遗传学等十数种学科和文体的字里行间穿越了罗伯特·库尔茨笔下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史。罗伯特·库尔茨之所以如此旁征博引，旨在诊断资本主义官方正史在人类集体记忆中普遍引起的健忘症。同时也因为西方左派的失利和东方国有社会主义的失败，学术界对市场经济的“不可替代性”的论证导致了本来就苍白无力的批判精神的终结，致使这种健忘症成为全世界的病态现象，成为诱发各种独立思考方式解体的腐蚀剂。于是，资本主义就被定义成永恒的社会制度。在此背景之下，罗伯特·库尔茨却自认不识时务，反其道而行之，欲把资本主义连同市场经济作为以血腥方式贯彻实施的强制体系送

2 资本主义黑皮书

上历史的法庭。

罗伯特·库尔茨归纳了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层特点，揭示了资本以自身为目的的原罪：

第一次工业革命用先进的机械替代了手工艺工具，这些成套设备迫使生产者放弃自己的意愿和自主的方式，而疲于奔命于实现他人资本的投放目的。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就已为手工业产品而形成的市场，这时候逐渐转化为大规模的匿名市场，在工厂这个“魔鬼的磨坊”里萌生出企业经济的“理性”，随之而来的货币独立化促使资本以自身为目的并引发了过去人所不齿的竞争。自此，囿于企业经济“理性”的狭隘视野，生产者为了形成“竞争力”，便不惜一切地“降低生产成本”，因为所有匿名的市场参与者只有始终处于这一强制力的控制之中，生产力才能保证得到持续发展。但企业经济“理性”本身即是一种社会性的神经错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因此陷入了无法摆脱的逻辑性自相矛盾之中。社会各机构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开始被匿名市场上的商品与它的价格之间自相矛盾的交流取代。生产者与消费者、买主与卖主发生了分离，无声的价格机制取代了人这个行为主体有意识的自我认识。此时，资本主义这部自身即目的的机器和它赖以生存的基础——“抽象劳动”与货币的关系成为必然的前提条件。

在企业经济“理性”的支配之下，第一次工业革命更加恶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灾难，处于边缘位置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廉价奴隶劳动的竞争与劳动分工式的国家手工业工场的竞争由于机器的竞争而加剧了。第一次由工业技术导致的结构性大众失业也是在这个新工业时代的最初阶段问世。

充满腥风血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开创了世界的新秩序，民族国家的帝国制取代了建立在面向世界市场的农业资本主义、手工业劳动和纺织产品中转经销业基础上的王朝官僚主义。现代国家及其国家机器成为专制主义的畸形产物，摧

随着生产者之间的自主交往，使他们遵从一个独立运转的抽象体系的外在法则和陌生力量。在这个时期，专制政体的统治、自由主义的崛起和纪律驯化的推行使市场经济如虎添翼。但取代了这个时期其他反叛力量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由于永远将自己禁锢于自由主义的羁绊，而走进了一条历史死胡同中。自由主义通过边沁或马尔萨斯等在“国民经济学”中塑造出资本主义的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这种阻止或压制社会反叛性行为和思想的学说和理论影响了资本主义迄今为止的整部历史。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化学工业、飞机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等领域的技术发展增速。资本主义“美妙的”战争机器树立起人类屠宰场的雄威形象。在技术装备战的壮观景象中呈现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恐怖阶段，同时也显露出首先出现在战场上的“抽象劳动”的新形态。与之貌似格格不入的民主和平等却偏偏在巨大的人类屠宰场里通过对人力资源的集体熔化和统一重铸预示出资本主义运营方式拥有的一种新质和一种“劳动”的密集化。这足以证明，民主政治最终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功能而已。“鲜血磨坊”里酝酿出的自由平等一方面促进了不加节制地发展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在企业经济“理性”鼓励竞争的强制下把雇佣劳动者的收入普遍保持在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这一切在若干年后以货币危机回应了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次工业革命始终披着“劳动科学”的外衣，堪称第二次工业革命发起人的泰勒和福特既革新了产品，也革新了生产过程。正是“劳动科学”和流水作业构成的泰勒-福特式生产过程才使已度过几十年生涯的汽车得以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这个革新不仅使“抽象劳动”达到史无前例的密集化程度并开创出资本积累一个异乎寻常的新纪元，而且同时还破天荒地将生产和消费、生产和休闲融为一体。当汽车开始席卷整个时空领域，城市建设和自然风景也遭汽车的强暴时，汽车的普及体现出一个质的

4 资本主义黑皮书

飞越：汽车社会连同它的所有内涵把社会、经济、美学环境的每个角落都塑造成资本主义的形态。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法律却对一些肆无忌惮的汽车驾驶者草菅人命的行为熟视无睹，就像市场经济的“规律性”间接地残害了儿童被视为自然灾害或者社会技术事故一样，体现为汽车形式的资本夺走儿童的生命也不构成谋杀罪。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构变革引起了至此辐射度和穿透力最强大的社会经济转轨危机。首先是国家滥造货币导致通货膨胀；然后是股票和不动产投机使破坏性更大的通货紧缩休克接踵而至，由此造成的企业破产和信贷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此时的真相。1929年后的全球性通货紧缩可称是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首要特征，奇妙的市场经济遭受现代化历史上至此最大的一次厄运。在最短的时间内，世界经济危机像地毯式轰炸一样把全社会摧毁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水平。这次世界危机暴露出狂妄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致命弱点。

在此期间，苏联、美国和德国的状况却使独裁与民主在结构上表现出内在的同一性。这清楚地告知人们，今天在为西方狂热的民主思想辩护的文献中不厌其烦地罗列出的种种“共产主义的罪行”无疑是早期资本主义恐怖景况的浓缩型重复。所有政党和制度无一不以崇尚“劳动”为荣，即便共产党人也不把劳动看做资本主义的专利。无论是在民众的意识里，还是在理论的探索当中，资本主义的种种基本范畴都已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资本主义批判”只能在资本主义实际范畴的范围之内形成观点和选择表达方式。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反犹太主义气氛在社会意识中泛滥也绝非偶然，在西方，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暂时受挫是强化这种气氛的原因所在。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能听到附和声。军事化的劳动专制更是在这些国家里被宣告为具有绝对的必要性。被称为“龙形

海怪”的国家行使着资本主义人员管理的职能，甚至扮演着总企业主的角色。

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推动力使受到重创的资本主义如同从灰烬中飞出的凤凰那样居然浴火重生。曾被 20 世纪 20 年代爆发的投机热潮一度装扮起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界经济繁荣此后才名副其实。吞噬童工和茹毛饮血的资本的世界突然改邪归正，的确创造出了黄金时代，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展示出一个长期的乐观前景。也正是在此情此景中，整个世界的记忆都尽可能彻底地抹去延续了 200~300 年充满灾难的现代化历史及其牺牲品和受难者。

而扩大成世纪性争端的西方私有资本主义和东方国有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在意识形态上扭曲了人的感知，给时代打上了冷战的烙印。然而，这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却共享着世界商品生产体系这一历史的共同资源，全体公民都在此同一基准框架中听凭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摆布。资本主义以此在所谓敌对的两个阵营中转化为更高发展阶段上的极权体系，乃至这部价值利用机器如今铁面无情地将这个星球全面市场经济化了。

自由主义理论家们自始至终就把苛求的资本主义制度宣布为“自然规律”，所有自由自主的目标和意愿从一开始就都遭到这种虚假的经济客观规律的否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不得不听任“美妙机器”的碾磨，并在资本主义媒体潜移默化的熏染下，从自己身上培育出种种资本主义的极权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功能、情感和格式化的个性，他们也熟能生巧地在预设了若干选项的多党制民主程序中行使着自己“划记号”的选举权利。

第二次工业革命让人类社会饱尝“经济繁荣”的后果：生态的失调和环境的破坏。然而，“抽象劳动”的逻辑和企业经济“理性”向大自然和未来转嫁成本的行径却只被视为“工业社会”令人惋惜的副作用。

而在这一系列潜在的灭顶之灾面前，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思想，去对商品形式和“抽象劳动”进行彻底的批判；一些国家的1968年学生运动也因上了“民主化”圈套而没有从内部去冲击资本主义世界机器极具破坏性的逻辑。这种生性脆弱的“民主化”后来反倒将社会民主党推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执政宝座，使其终于能够亲手去实施自己曾反对过的强制手段。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革新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突破还没有起步的一个时期，因此绝不仅仅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虽然这三次工业革命是在相辅相成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使用造成传统手工业者破产的煤和蒸汽动力为特点的话，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建立在内燃机、流水线和企业经济的“劳动科学”基础之上，与此相关的社会经济时代分裂成两个时期，即工业化的世界战争时期和福特主义的战后繁荣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以电子学和“信息科学”为原动力。换言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机器动力来代替人类劳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关键特征是把操作机器设备的劳动力“合理化”或者近于变成机器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就只能是自动化设备和信息系统使工业生产中的人类劳力完全成为多余。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合理化潜力的剧增，裁员和就业状况已不再随着经济景气状况的周期上下波动，而是独立地变成了一种结构性失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长期危机。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企业层面上出现的情况危及资本主义边缘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受到用微电子装备起来的竞争对手的冲击而被摧毁。在新的条件下，微观经济学的观点要求大幅度降低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费用；而为了不危及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学的观点却相反地建议继续提高大众收入。从现在起，微观经济学和宏观

经济学的逻辑不可能再有吻合之处了。资本主义内部的自身矛盾对于这个制度本身来说已经达到一种毁灭性的新质。

至今的总体情况表明，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将近 20 年里引发了自从 1929 年以来最大的世界危机。认为已被最终克服了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再次返回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货币经济已同“抽象劳动”一道在许多边缘国家崩溃瓦解，由市场经济引起的贫困化在工业化国家和那些反正已是满目疮痍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在快速蔓延。虽然资本主义的官方机构费尽心机地使“虚构资本”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异常规模在膨胀，为的是能够模拟持续向前发展的积累过程，但博彩资本主义同样不可能开辟一个实际资本积累的新纪元。资本主义已被套上枷锁，一个新的制度危机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从而使资本主义走向它的历史终极。

在我们的笔尖和键盘将罗伯特·库尔茨为市场经济奏响的终曲由德语符号转换成汉语符号的过程中，我们惊愕和困惑过，然而再凝神和再思索，却不得不感叹罗伯特·库尔茨在抨击了资本主义产生出的无数似是而非的具体现象、思想方法和学术见解的同时提出了诸多似非而是的见解和惊世震俗的观点：

※已经演变为一种工业滚雪球式体系的资本主义并非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但它现在也只能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而同时也几乎可以断定，在它的逻辑原理中潜伏着的崩溃危险无法消除。任何一种滚雪球式体系最终都注定崩溃。因此，所谓永恒的资本主义及其不可替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到达了它穿越历史的盲目飞行的终点，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分崩离析。

※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被驳倒，它现在才获得了其历史的真理内涵，当然这就非得要逆着后人构建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纹理对它进行梳理，并最终把它作为对各种商品生产体系的现代拜物教的彻底批判来领会。马克思不仅以

一种迄今为止无人能超越的方式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这部“美妙机器”的运行机制，而且还与反叛的、具有解放意识的反现代派的动机之间建立了一种神奇的联系。由此，马克思开创了一个理论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谋求解放的社会反叛所具有的反现代思想动机提供前瞻性的概念并克服其狭隘和倒退的因素。但马克思理论中含有的自由主义因素对他本人也是一个障碍。马克思的理论诚然在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形态中被僵化成教条，但“另一个”马克思，那位对“抽象劳动”和自身即目的的“价值利用”的现代拜物教进行抨击的批判家，即使在这种背景下也不能完全被压制下去。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与工人运动运用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资本主义荒谬的自相矛盾和甚至构成其不可避免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都被马克思言中。

- ※工人阶级是资本的附庸，已成为“家养宠物”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方式已经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赢利范畴。一方面，他们的生存建立在雇佣劳动上，并同时也就是以基本接受市场规律为前提；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们部分地消除了劳动力商品供给者之间的竞争，他们又以自己的存在打破了这种市场规律。由此出现了工人运动和工会一种结构上的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也就只能固守着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民主的定式。
- ※自由主义源于专制主义并和后者一样包含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它最终只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更多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极权主义，要求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市场的支配。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

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提出责任自负和所谓自主的主体之间缔结条约（劳动合同、交易合同）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将无主体地自动运行和装配了能自行调节的价格机制的社会资本机器确定为前提条件；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

- ※市场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私有资本主义与国有资本主义所体现的始终只是同一社会场域的两极关系。市场机器和国家机器相辅相成，只可能是同一部自身即目的的资本主义“美妙机器”上两个或多或少相互有摩擦损耗而又啮合在一起的机件，是资本主义这个同一事物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其中任何一极的兴衰都会影响到另一极的地位和力量，因此，如果国家退位，那么市场也不会气数太长。
- ※资本主义不仅丝毫没有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反而通过把女性抛入家务劳动之外与男性一样的“抽象劳动”体系中，造成了妇女的双重负担。异化了的两性关系不仅体现出所有现代施暴者的原始想像力，而且也根本暴露了资产阶级自由的阴险的辩证法。正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剥夺了妇女在“官方”社会中的独立位置，目的是让她们承担家庭妇女的义务，从而使她们一方面降格为母亲，而另一方面降格为男性私有的家宠。即使在此之外女人还有一份挣工资的工作，她们仍然固定在这两个角色上，因此将市场经济的飞黄腾达形容为女性解放的条件是一种恶劣的误导。
- ※货币也即将“失业”并因此而已经“非实质化”，因为20世纪的战争经济和战后“经济奇迹”是通过一个不断向前推移地“提前进入未来”的资金融通方式提前使用了未来“价值创造”的产出和未来的收入。即首先是必须自身即目的地以货币形式不断积累抽象的“劳动数额”，而同时

使“劳动”逐步变为过剩；其次是随着不断增强的社会化程度，在市场经济中产生出越来越高的非生产性的业务开支或间接费用，它们有超出剩余价值的危险而无法从日常收入中得到补充。那个摆脱了一切躯壳的资本主义的金钱灵魂把它幽灵般的、超凡脱俗的躯体扩展到一个似乎永无止境的地步。这样吹起的泡沫可以膨胀到大得无法想象的地步，并且被寄希望于能永无休止地长期存在。那么这种泡沫一旦破灭的话，发出的爆裂声将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而它总有一天会破裂。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基本范畴的民族（国家）已摇摇欲坠。如果民族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中才被发明的话，那么在这段历史结束时，它将从内部爆炸开裂。当代资本主义已失控的经济这部高速运转得发烫的和即将面临崩溃的“美妙机器”也就此而言破坏了自己的基准体系。不过，人们却不必为缅怀这样的民族而哭泣，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残酷竞争和社会性压制、打击排挤的血腥结构体。但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就这么平平静静地瓦解，因为它绝不是被一个有清醒意识的、保持社会形态的世界大社会以积极的方式方法来超越，而几乎可以断定它会在各个社会层面上出现的大动荡中崩裂。所以九十年代的关键术语，即所谓的“全球化”，虽然描写了现象层面上的一个实际过程，却是一个错误概念，因为它在一般情况下指的单单是“永恒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构性转变；而实际上民族面临的根本危机毁坏了现代化的框架。市场经济不甘心自己禁锢于民族的范围，它像水上的油污一样迅速蔓延。它使民族工业和货币失去根基，并且不断通过新的经济表现形式来排挤它们。

※历史上“追补现代化”的东部与南部地区国家的当局只是